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洲鑑類函卷一百十三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胡紹基

謄錄監生臣陳振興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三

設官部五十三

太守

太守一

唐刺史 宋知軍州
元總管府 明知府

原杜氏通典曰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
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漢景帝中元二
年更名郡守為太守凡在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
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平

其罪法論課殿最

按律有無害都吏言如公平吏漢書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

并

舉孝廉漢制歲盡遣上計掾吏各一人條上郡內衆事

謂之計偕簿郡爲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

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

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

觀其所繇退而考察以質其言

質正

常稱曰與我共治者

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元帝

建昭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凡戶十二萬

爲大郡帝又下制令諸侯王相位在太守下成帝綏和

元年省內史以相治民則相職爲太守

哀帝初御史大夫王嘉上疏曰

近日公卿以下變易促急數改更政事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二千石輕賤吏人慢易則有

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義死節者以守相威權素奪也故成帝悔之詔二千石不以故

縱爲罪賜金以厚其意誠以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故尚書章文必有敢告之

字乃下所以丁寧告戒之辭今二千石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若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

方今急務國王莽改太守曰大尹後漢亦重其任王

家之利也字敬伯爲巴郡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爲郡守鍾離意黃

民生爲立祠廣是或自郡守入爲三公虞延第五倫桓三國時有郡

守國相內史

晉郡守皆加將軍無者爲恥

王導永嘉末選丹陽

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箋曰昔魏武遠政之主也荀丈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今者臨郡不問賢愚皆加重號輒有鼓蓋有不得者爲恥導饗名竊位敢索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帝嘉而從之初太始中詔守相三載一巡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省俗宣風展義也

晉

宋守相內史並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 後魏初郡置

三太守

說在刺史篇

孝文初二千石能靜二郡至三郡者遷

爲刺史

說在縣令篇

太和中次職令郡太守內史相縣令並

以六年爲限

北齊制郡爲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

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郡凡九等 後周郡太守

各以戶多少定品命 隋郡太守如北齊九等之制至

開皇三年罷天下諸郡以州統縣

楊尚希上表曰當今郡縣倍多於古十羊

九牧人少官多請存要去閑并小爲大帝嘉之遂罷諸郡

大業三年又改州爲郡郡

置太守 唐武德元年改郡爲州改太守爲刺史加號

持節後加號爲使持節諸軍而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

已天寶元年改州爲郡刺史爲太守

漢文帝二年初興郡守爲銅虎符竹

使符至隋開皇七年又別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騶虞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九年又頒木魚符於

總管刺史雌一雄二至十年悉頒木魚符於五品以上
官義寧二年罷竹使符又頒銀兔符於諸郡唐武德元
年又改銅兔符自是州郡太守更相爲名其實一也太宗
符爲銅魚符

初理天下也重親人之任疏督守之名於屏俯仰視焉

其人善惡必書其下是以州郡無不率理

貞觀中賈敦實爲饒陽令

有能名時制大功之嫌不得聯官敦實兄敦頤復爲瀛
州刺史朝廷以其兄弟廉謹許令同州竟不遷替時人
禁之敦實歷遷洛州長史初敦頤爲洛州刺史甚有惠
政百姓樹碑頌美及敦實去職又立頌於兄碑之傍故
人呼爲崇棣碑逮貞觀之末升平既久羣士多慕省閣不樂外

任其折衝果毅有材力者先入爲中郎郎將次補郡守

其輕也如是 武后臨朝垂拱二年諸州都督刺史官
準京官帶魚長安四年納言李嶠同平章事唐休璟奏

曰竊以物議重內官而輕外職凡所出守多因貶累非
所以澄風俗安萬人臣請擇才於臺閣省寺之中分典

大州共康庶政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后乃令書名
采之中者當行於是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

思等二十人之皆以本官檢校刺史

後二十人內以政績可稱者獨

常州刺史薛光謙徐州刺史司馬鍾二人而已

當時復有爲員外刺史者

永昌中成

王李十里歷遷襄州員外刺史神龍初以譙王重福之妃張易之甥也貶重福爲濮州員外刺史皆不領州

務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都督都護府之外以

近畿之州爲四輔

同華岐蒲四州謂之四輔八年都督刺史品卑者借緋魚袋

其餘

爲六雄

鄭陝汴絳懷魏六州爲六雄

十望

宋亳滑許汝晉洛號衛相十州爲十望

十緊

初有十緊州後入緊者甚多不復具列

及上中下之差

增文獻通考曰

五代時仍刺史之號後唐時以二十五月爲限宋太

祖開基草五季之患召諸鎮會於京師賜第以留之分

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政焉

其後文武官參爲知州軍事二品以上及帶中書樞密
院宣徽使職事稱判太守掌總理郡政宣布條教導民
以善而糾其姦慝歲時勸農課桑旌別孝弟其賦役錢
穀獄訟之事兵民之政皆總焉凡法令條制悉意奉行
以率所屬有赦宥則以時宣讀而頒告於治境舉行祀
典察郡吏德義材能而保任之若疲軟不任事或奸貪
冒法則按劾以聞遇水旱以法賑濟安集流亡無使失
所若河南大名應天府則兼留守司公事太原府延

安府慶州渭州則兼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定州
真定府瀛州大名府京兆府則兼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管瀘州潭州廣州桂州雄州則兼安撫使兵馬鈐轄潁
昌府青州鄆州許州鄧州則兼安撫使兵馬巡檢其餘
大蕃府或沿邊州郡或當一道衝要者並兼兵馬鈐轄
巡檢都監或帶沿邊安撫提轄兵甲沿邊溪峒都巡檢
餘州軍則否其屬官員數多寡皆視其地望之高下與
職務之繁簡而置之 建炎元年詔河北京東西路除

帥臣外舊差文臣知州去處許通差武臣一員後詔要
郡帶本路兵馬鈐轄次要郡帶本路兵馬都監紹興三
年罷元年七月詔要郡文官帶本路兵馬鈐轄武臣副
之次要郡文官帶本路兵馬都監武臣副之令逐
州改正稱呼至紹興三年臣僚言既與異時沿邊事體
不同又於今日諸州統制無補徒著名位以成虛文詔
並罷

五年令郡守除授罷並令上殿凡從官出知郡者
特許不避本貫九年詔守臣以二年爲任六年詔控扼
去處守臣並以三年爲任九年罷令郡守並帶提舉學

事

九月禮部言知建昌軍李長民奏宣和以前應知通
令佐階衙並帶主管學事自軍興以來中輟今欲郡

縣依舊法結銜從官以上知郡縣帶提舉學事除郡知通縣令佐並帶主管學事結銜從之

孝宗乾

道三年令不任守臣不爲郎

中書門下省言勘會已降指揮非曾任守臣及監司

不得除郎官著入條令

淳熙中令郡守罷帶主管學事

續文獻

通考曰理宗時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

右丞相葉夢鼎言祖宗謹

重牧守之計將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已愛育百姓其至郡延見吏民宣上德意庶幾無負臨遣之心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非立法之本意

遼史南面黃龍

府官曰知黃龍府事興中府官曰知興中府事南面方

州官有刺史大略采用唐制

金諸府非兼總管府事

者爲尹 元世祖至元初置諸路總管府二十年定十

萬戶之上者爲上路十萬戶之下者爲下路當衝要者

雖不及十萬戶亦爲上路上路秩正三品達魯噶齊一

人總管一人兼管勸農事江北則兼諸軍鄂囉下路秩

從三品散府秩正四品達魯噶齊一人知府或府尹一

人領勸農鄂囉諸路同所在有隸諸路及宣慰司行省

者有直隸省部者有統州縣者有不統州縣者其制各

有差等 元路州縣各立長官曰達魯噶齊掌印信以總

一府一縣之治判署則用正官在府則總管在

縣則
縣尹

明初罷各路總管府於兩京置直隸府各省分

置諸府洪武六年定爲三等賦二十萬石上爲上府知

府秩從三品二十萬下中府正四品十萬下下府從四

品已而並爲正四品 知府掌教養郡民之事賓興科

貢均平賦役崇慎祀典禁詰奸頑表異良善訊聽刑獄

審達冤滯存恤困窮糾察吏治上下其考以告於撫按

藩臬上於吏部務知百姓之疾苦若籍帳軍匠傳驛馬

牧倉庫盜賊河渠溝防道路之事雖有專官皆知府領

之而總督焉

太守二

原韓子曰李悝爲魏文侯上地守欲民善射乃下令云
民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狗中之者勝不中者負民皆
習射日夜不休與秦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也 漢書
曰李布爲河東太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爲御
史大夫人又言其勇使酒至留邸一月罷布曰臣待罪
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

罷去必有毀臣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以窺陛下上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又曰文翁廬江人少好學景帝末爲蜀郡守修起學官於成都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得教令吏民見而榮之由是大化蜀地學京師者比齊魯焉天下並立學校自文翁始也 又曰黃霸字次公爲潁川太守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是時鳳皇神雀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賜爵關

內侯黃金百斤 又曰龔遂字少卿爲渤海太守民有

帶持刀劔者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而佩
犢乎 又曰朱買臣吳人爲會稽太守上謂之曰富貴
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初買臣免待詔嘗從會稽守邸
者寄居飯食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
邸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
且飽少見其綬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
守邸驚出語掾吏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

呼曰實然坐中驚駭 又曰京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

石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 又曰

哀帝時南郡多盜賊授蕭育爲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斷跡 又曰召信臣字翁卿遷南陽太守躬督耕桑歲增三萬頃吏人親愛號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內

太守 又曰汲黯爲東海太守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

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臥閣內不

出歲餘東海大治 又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

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祠 後漢

書曰何敞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

譽故在職以寬和爲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分遣儒

術大史案行屬縣顯孝弟有義行者 又曰劉寬爲南

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嘗以齊之以刑民免而無

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案異苑云崔景貢守昌平有惠政嘗懸一蒲鞭而不用則又加寬一等矣 又曰劉寬爲南陽太守好爲諸生講論經義不嚴而治 又曰劉寵字祖榮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樸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 又曰劉寵爲會稽太守狗不夜吠將去山陰父老七八人齎百錢送寵寵爲選受一大錢故人號爲取一錢後八居九列四登三事也 又

曰任延爲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之禮各因淫好
無適對配不識父子之姓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
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
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
娶者二千餘人是時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
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 又
曰秦彭轉潁川太守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於
郡境肅宗巡行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殊異 又曰鮑

昱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鼓壞年費嘗三千餘萬
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東觀漢記曰馮勤曾祖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生八男
皆典郡趙魏間號爲馮萬石 又曰趙憙字伯陽爲平
原太守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奸惡後青州大蝗入平原
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 又曰朱暉字文季再遷
臨淮太守吏民畏愛爲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
畏其威民懷其惠 又曰朱暉遷臨淮太守建武十六

年四方牛大疫而臨淮獨不疫鄰郡人多牽牛入界

又曰張堪字君叔試守蜀郡太守遷漁陽開治稻田八

千餘頃教民種田百姓以殷富童謠歌曰桑無附枝麥

穗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爲

一作支

視事八年匈奴不敢

犯塞 又曰張堪爲漁陽太守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

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吏樊顯進曰漁陽太

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清廉無以爲比

上曰何以爲敕顯曰昔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掘之

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
聞歎息 又曰廉范字叔度爲蜀郡太守成都邑宇偏
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而更相隱蔽燒者日日相屬
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爲便乃歌之云廉叔
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五袴 又曰王阜
爲益州太守神馬四出滇河中甘露降白鳥見連有瑞
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致 又曰崔寔爲五
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紡績民冬月無衣積

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勸種麻命工
伐木作機紡車教民紡績 華嶠後漢書曰郭伋拜潁
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郡得賢能太守去帝城不
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其福也 又曰郅惲拜長沙
太守崇教化表異行 又孔奮傳曰奮爲武都太守美
行愛之如骨肉無義憎之如仇讐 又曰宋均字叔庠
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冬以日中夏以平旦蝗飛南
至九江界輒東西分時多暴虎先是設檻捕之猶多傷

害均下記曰夫虎豹在山鼉鼉在淵物性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雞豚也數爲民害咎在貪殘今退貪殘進忠良去檻穽虎遂東渡江去 又曰岑熙爲東都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興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麓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於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仁慈 謝承後漢書曰杜詩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

愛民役造作木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使之
又修治陂池廣拓田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
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又曰沈豐
爲零陵太守爲政慎刑重殺愛民養化罪法辭訟初不
歷獄嫌疑不浚一斷於口鞭杖不舉而無刑戮僚友有
過初不暴揚有奇謀異略輒爲談述曰太守所不及也
到官一年甘露降瑞芝生 又曰陳蕃爲樂安太守郡
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至焉

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 又曰劉琨字桓公

遷弘農太守先是嶠澠驛道多虎災行路不通琨爲政

三年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而去帝聞而異之 又曰

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食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

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是宰守並多貪穢詭人采求

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貧者

餓死於道嘗到官草易前弊曾未逾歲去珠復還百姓

皆反其業商賈流通稱爲神明 又曰黃昌爲蜀郡太

守未至郡時蜀有童謠曰兩日出天兵戢 續漢書曰
寇恂拜河內太守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
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 漢
雜事曰蔣滿爲上黨太守長子萬爲北地都尉次子輔
爲安定太守滿與萬俱知名並見徵用時徵爲二千石
者十三人俱引見萬却退不敢與父並詔遣問謁者曰
何以不齊左右曰此乃父子也宣帝歎息曰乃父子剖
符耶即下詔曰上黨太守滿經行篤著信行山東其以

滿爲淮陽王相誨導東藩弘農股肱郡其以萬爲弘農

太守父子同日拜於前上甚嘉之三輔決錄曰馬援

誠兄子書龍伯高敦篤周慎口無擇言吾愛之重之願

汝曹效之世祖見援書即擢爲零陵太守在郡四年甚

有治化魏志曰鄭渾爲上黨太守渾以百姓新集爲

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

者相比勤稼穡明禁令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

京茂傳曰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爲泰山太守旬月之間

襁負而至者千餘家 魏略曰孟康爲弘農太守清已

平賦省息訟獄時出案行不欲煩損吏民常預敕卒徒
各持鎌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 蜀志曰

諸葛亮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 王隱晉書曰何曾上

言郡守之權雖輕猶御千里比之於古列國之君也

又曰王遜爲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
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 山公啓事曰晉制春夏農
月不遷改長吏郡守縣令之屬以其妨農事故也 世

說曰荊州刺史裴潛以南陽周泰爲從事使詣司馬宣
王宣王辟泰泰九年居喪留跂待之後三十六日擢爲
新城太守宣王爲大會使鍾毓嘲之曰君釋褐登宰府
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典郡乞兒乘小車一何慢耶
泰曰君名公之子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一何遲耶

梁書曰謝朓字敬仲齊時爲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
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太守耳
又曰任昉爲吳興太守清潔友人到漑與弟洽從昉

爲山澤遊被代而還無裙沈約遺裙迎也 又曰何胤

字子季爲建安太守民不忍欺伏臘放囚還家及期而

至 陳留耆舊傳曰高慎歷東萊太守其妻謂曰君累

爲宰守何不爲蓄以遺子孫慎曰我之勤苦以清名爲

基以二千石遺之也 益部耆舊傳曰景放爲益州太

守威恩洽暢有鳩鳥集於廳事 華陽國志曰趙瑤徙

蜀郡太守司空張溫謂之曰昔第五倫徙蜀郡爲司空

吾今埽地以待足下矣 增唐書曰太宗朝馬周疏言

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耳縣令既衆不能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得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於此帝稱善 又曰中宗景龍中韋嗣立言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坐貲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朝輕用人何以治國

願下有司精加汰擇凡諸曹侍郎兩省一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冀守宰稱職以興太平又曰裴耀卿爲濟州刺史會天子東巡耀卿直三梁十驛科歛均省爲東州知頓最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帝歡甚謂張說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觀吏善惡不得實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餽牽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張不施錦繡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

至曰人或重擾即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
其愛人也 又曰張九齡上言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
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外稍非其人由京官出
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爲斥逐之地武夫
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京
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
於內而不在於外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
史縣令哉宜遂科定其資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

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
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
恐天下猶未治也 肅宗時楊綰爲相時諸州悉帶團

練使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
武所以副軍即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
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言舊制刺史被代若
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
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賊負本道

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不得擅去州詣使
所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
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又定府州官月稟使優狹相均
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司品同而祿例差江淮大州至
月十緡而山劔貧儉雖上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
薛珏入爲司農卿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
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校以文
辭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上愛人之本爲心也

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 李吉甫爲相建言州刺史
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勾以絕苛斂吉甫連
蹇外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強恣至是爲
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
郎吏十餘人爲刺史 五代史曰郭延魯沁州縣上人
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爲沁州刺史者九年爲政
惠愛州人思之延魯屢遷復州刺史歎曰吾先君爲沁
州民到今思之吾今幸爲刺史其敢忘先志由是益以

廉平自勵民甚賴焉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
宋史曰李虛已父寅舉進士起家爲衢州司理參軍
虛已亦進士第歷知遂州時太宗嘗手書累二十餘紙
曰公勤潔已奉法除奸惠愛臨民者乃可書爲勞績月
給奉以實錢命有司擇羣臣以治最聞者賜之時虛已
受賜因獻詩自陳父子遭遇榮及祖母帝悅爲批其紙
尾曰虛已學古入官榮親事生奉書爲郡欲布新規朕
得良二千石矣又曰王禹偁出知滁州州境二虎鬪

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雞夜鳴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
範傳陳戒且自劾上詢曰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禹
偁才是日命徙蘄州禹偁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問不
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上異之果至郡
未踰月卒 又曰張詠知益州時李順搆亂王繼恩上
官正總兵攻討緩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威
爲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汝曹蒙國厚恩無以
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

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浚行深入克捷時寇略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蹶然至暮路無行人旣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又曰杜衍通判晉州詔舉良吏擢知乾州陳堯咨安撫陝西有詔藩府乃賜宴堯咨至乾州以衍賢特賜宴仍徙衍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

我賢太守也 又曰仁宗朝晏殊以樞密副使出知宣

州數月改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 又富弼以資政殿學士出知

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租廬舍十餘萬頃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貳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家葬之

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
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
臣職也辭不受 又曰劉敞徙知鄆州鄆比易守政不
治市邑攘攷公行敞浚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客行壽
張道中遺一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爲守視客
還取得之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訪之故在 又曰
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以樞密直學士知福州郡士
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以行義著襄備禮招延誨諸生

以經學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民至今賴之 蘇軾黜黃州團練副使神宗數有意復用輒爲當路者沮之後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 呂大防奪學士知隨州又徙安州兄大忠自渭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樸直

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益急遂貶舒州團練副使 又曰范純禮出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於廬奉之如神名曰范公菴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禮曰草濕則生火何足怪但使密償之庫吏盜絲多罪至死純禮曰以焚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 又曰范純仁出知信陽軍移齊州齊俗兇悍人輕爲盜劫或謂此

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兇民取玩之道也 又曰張方平以侍講學士知滑州徙益州未至或扇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方平城門三夕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

餘黨蜀人遂安 又曰王大寶知連州代還言連英循
惠新恩六州居民纔數百非懋遷之地月輸免行錢宜
蠲減高宗謂大臣曰守臣上殿令陳民事遂得知田里
苦疾所陳五六得一可行其利亦不細矣 遼史曰蕭
文外戚之賢者也篤志力學喜愠不形壽隆末知易州
兼西面安撫使高陽土沃民富吏其邑者每黷於貨民
甚苦之文至悉去舊弊務農桑崇禮教民皆化之時大
旱百姓憂甚文禱之輒雨屬縣又蝗議捕除之文曰雖

天災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飛去遺者亦不食苗
散在草莽爲烏鵲所食靈而不止復隨禱而霽是歲大
饑虞集在翰林常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
乞一郡以自便帝曰爾材何不堪顧今未可去耳除奎
章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饑民枕藉而死有方數百里
無子遺者帝問集何以救關中對曰承平日久有志之
士急於近效則怨譴興焉不幸大菑之餘正君子爲治
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

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閭里治溝洫限畝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虛空之野矣帝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其議元史曰烏克遜澤從元帥索多下兵閩越時宋

將張世傑攻泉州興化守臣陳瓚舉郡應之文天祥置
都督於南劍州閩中郡縣往往復從宋冬十月索多收
福州進攻興化克之索多怒民反覆下令屠城澤說之
令放民逃奔泉州使先扇動世傑膽落必走是吾不戰
而救泉矣索多喜乃開門縱民去因得脫死及定廣州
索多還軍詔改興化軍爲路授澤行總管府事民歌舞
迎拜曰是吾民重生父母也喜極而繼以泣獻徵錄
曰建文時姚善爲吳郡守數造請郡賢訪求治道隱士

王賓獨居陋巷善徒步造門稱名致禮賓後報謁但望門再拜而返又有錢芹者自守甚高善欲往見使人道意芹曰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明公誠下士請俟月朔會於學宮善如期至迎芹上坐延質經義芹曰此士子業也公事有急於此者善竦然問之芹出一簡以授竟不交言而去視之皆戰守制勝術也時靖難兵已南下善因密結諸郡訓練兵民相約勤王而薦芹爲行軍司馬文皇即位索黃子澄甚急于澄走蘇約共航海以

圖恢復善曰公朝臣可四出號召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不可去也予澄遂去善爲其屬許千戶等縛見文皇文皇詰責善聲色不遜死之 又曰宣德初以雄劇

十郡慎擇良牧尚書胡濙舉況鍾典蘇郡請賜勅以行鍾始以吏起家洞灼郡弊涖任後吏胥抱牘請署欲以嘗鍾鍾默然若無能爲者既三日復請署鍾乃歷舉前牒中之故爲出入隱竄顛倒者立撲殺之僚屬震慄因并舉僚屬之貪虐庸懦者立黜之置善惡二簿察民善

惡籍其名以示勸懲民咸感化凡奏減正賦田糧及停徵湔沒舊欠糧草共數百萬辨明誣入軍籍者千八百餘家蘇人所謂減三分糧當一代軍民到於今受其賜述職日上錫宴賜詩正統五年九載滿去郡民赴闕乞留者百萬餘人遂再遣還任卒於官 又曰英宗朝溫州守何文淵入爲少司寇特薦侍御劉謙代已治郡九年善政甚多嘗語人曰守與令雖官階不同皆職民牧赫赫爲威民不近也察察爲明民罔容也平易近民守

令之道也人以爲名言 獻徵錄曰溫州守郁山字子

靜時元輔張孚敬雖歸上眷猶厚部使以下望風爭趨
山獨處之以禮孚敬建寶綸樓大治第宅又求廣基地
強勒市買不休山自往止之曰夫居第當傳之子孫公
今移易幾何家匝垣已里餘矣而意猶未足殆非所以
善後計也且公居朝嘗喜稱伊傳周召之爲相柰何所
以處家者顧出蕭何李沆下哉張怒作色山不顧而出
然地亦不再廣

太守三

原銀章青綬

銅虎竹符

漢書曰太守品第五秩二千石銀章青綬文帝紀曰二

年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注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枝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

信

理庶績

舉善黜惡

漢書解詁曰太守專郡信理庶績勸農賑貧浚訟斷辟興利除害檢

察羣奸舉善黜

奉宣國恩

興利除害

王隱晉書曰何曾上言郡

惡誅討強暴

守上當奉宣國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除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爲患

河東股肱

汝南心腹

詳太守二謝承後漢書曰韓崇遷汝南太守詔引見賜車馬劔革帶上敕崇曰汝南朕

之心腹任次京師也

河內完富魏郡都會

後漢書曰寇恂爲河內太守上謂恂

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而已晉起居注武帝太康元年詔曰方今天下無事所重惟民魏郡大都會也太守宜得其才宜以荀良爲魏郡太守

兄弟繼踵畿甸並居

漢書曰馮立字聖通與弟野王

相代爲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思貸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利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晉中興書曰華譚拜臨海太守弟猷爲宣城內史於時正朔所加止江東而已其禮教不出荆揚數郡而譚猷並居畿甸名邦時人榮之

兩子夾河

八男典郡

漢書曰杜周爲廷史有一馬及久任事位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爲郡守家資累鉅萬

矣 馮勤詳
事文類聚

有行皆見擢用

孝子隨時慰勉

謝承後漢

書曰張霸爲會稽太守甚有名稱凡人有所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勵名節誦習者以千數陋室猥巷誦讀之聲不輟於耳 魏志杜畿傳曰畿字伯侯爲河東太守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徭役隨時慰勉之

好教化

脩禮樂

漢書文翁傳曰翁爲蜀郡太守政尚仁愛好行教化見蜀地僻陋有

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 續漢書曰寇恂爲潁川太守嚴立

法誅討賊盜政教施行

脩庠序之教

行喪娶之禮

華嶠後漢書曰衛諷遷桂陽太守下車脩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恭年間邾俗從化 漢書曰韓延壽爲潁川

太守脩學校爲吏民行喪娶之禮百姓遵用其教

脩學校

樹桑果

晉書曰李重爲

平陽太守崇德化脩學校表爲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
身率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魏略云顏斐爲京兆太

守到官乃令屬縣因時教
民整治阡陌樹植桑果

脩起廢蕪 開通溝瀆

後漢

書曰王景還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力有
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
乃驅率吏民脩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
豐給遂銘刻石字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
皆著於鄉亭漢書云召信臣遷南陽太守開通
溝瀆起水門堤閘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民得其利

興

鴻邾陂

立新豐塘

續漢書云鄧晨爲汝南太守興鴻
邾陂益地數千頃汝土以殷魚稻

之饒流衍他郡按鴻邾陂名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
時關東水陂溢爲害翟方進爲丞相奏罷之晉中興

書曰張敬續出補晉陵內史
乃立新豐塘萬九千四尺

平均徭賦

撫恤貧弱

華嶠後漢書曰張英遷武威太守平均徭賦勤課農桑續漢書曰陳俊爲琅邪太守撫恤貧弱表有行義百

姓銘

遇吏如弟 視民如子

華嶠後漢書云馬援爲隴西太守遇長吏如兄

弟委以任之 太守視民如子 又云劉寬爲南陽未嘗疾言遽色

王經不發私書

郅都不顧妻子

世說云王經爲江夏太守不發私書漢書云郅都拜濟南太守爲人勇而有

氣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下官終不顧妻子矣

恒得宿

辦善作條教

晉書曰陳頤拜天門太守殊俗安之選腹心之吏爲荊州參軍若有調發動靜

馳白故恒得宿辦陶侃征還顧先至巴陵上禮侃以爲能表爲冀州刺史又鄭袤傳云時廣平太守技宣帝

謂袤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袤在廣

平以德化為先善
作條教郡中愛之

賞罰得實 善惡立斷

漢書云趙典為魏郡

太守教令嚴明賞罰得實
後漢書樊噤拜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

推折豪強

抑挫權右

漢書云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其治務在推折豪強扶助貧弱

太守到郡抑挫
權右撫息貧羸

子弟負薪 妻子炊爨

晉書云祖逖為豫州太守

呼子弟負薪
續漢書第五倫云云

常食乾飯 惟飲吳水

謝承後漢書曰羊陟

為東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處單版榻計日受俸常食
乾飯菜茹 王隱晉書曰鄧攸為吳郡太守自載糧食

惟飲吳水而已

馬死步歸 車毀不改

益部耆舊傳曰張翕遷越雋太守初乘兩

馬之官後並死步歸京師
謝承後漢書曰王暢拜南陽太守羊皮遮身車毀不改馬羸不易

陸績

載石 洪矩載土

漢書曰陸績字公紀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惟取一石以重其船人號鬱

林石 宣城紀云洪矩吳時爲廬

雁門服德 河西

江太守清儉徵還船輕皆以載土

改俗 謝承後漢書曰石口爲雁門太守廣宣思惠懷柔殊俗遠方皆服其德 東觀漢記曰鄧訓拜張掖

太守以身率下河西改俗鄰郡則之

白鹿夾輪 黃龍望府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

字巨君爲臨淮太守天旱隨車致雨行春白鹿在道夾轂而行 沈豐爲零陵守有三黃龍望府中 雁

翔隨車 蝗飛入海 又云虔國遷日南太守每行縣有雁恒飛翔隨車止國府常在廳事

中庭國病卒雁棲於墓前樹上二年乃去時人嘉之東觀漢記云馬稜爲廣漢太守郡界常有蝗蟲食穀稜

有威德蝗蟲飛入 白鳥集 神爵降 王隱晉書曰虞江海化爲魚鰕 浦遷鄱陽太守

有白鳥集於庭樹 襄陽耆舊傳曰黃穆爲山陽太守有德政感甘露白兔神爵之瑞

願借寇

君一年 乞留侯君暮年

續漢書曰寇恂爲潁川太守代朱浮爲執金吾潁川盜賊

羣起上謂恂曰惟念獨卿能平之耳恂對曰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

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拜之

又曰侯霸爲臨淮太守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

一郡更始徵霸百姓老弱相攜啼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再留暮年

坐嘯

臥理

後漢黨錮傳成瑨爲南陽守任功曹岑暕人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漢書汲黯

爲淮陽守

挂魚

留犢

後漢羊續字興祖爲廬江守府丞饋魚受而不食挂之後

復進魚續出前魚示之府丞慙而止王遜爲上洛守事

解榻

攀轅

陳蕃字仲舉爲豫章

守徐孺子至輒解榻去則懸之侯霸字畫像立

銘魏倉慈字孝仁爲燉煌守卒官吏如喪親戚圖畫其

林百姓請勒銘元盛許之遂使儒米鹽畜養黃霸爲

始若煩碎其政米鹽唯霸精力能推行之注米鹽言至

細黃霸字次公爲潁川守使郵亭鄉官畜雞豚以贍

鰥寡爲教條務耕乞留去思魏魯定字世英爲天

桑畜養種樹而已乞留水守遷太原天水人

乞留帝許之策書褒美何武制服增秩張綱字

廣陵太守卒張英等五百餘人制服思微旨揚仁

風後漢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志節參到後先

候之棠不與言但以醴一本水一盂置屏前抱兒孫

伏戶下參思其微旨曰水欲我清拔齟欲吾擊強宗抱
兒孫伏戶下欲我開門恤孤率而行之漢陽大治晉

表宏爲東陽郡謝安贈一柄扇
宏曰敢奉揚仁風以慰黎庶

用蒲鞭 乘輦車

劉寬

用蒲鞭人不
敢犯表忠

挽不來 遁而去

鄧攸爲吳郡不受祿
載米來食去郡數千

人挽船進不得乃少停夜中遁去人歌曰統如打五鼓
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公推不去孟嘗詳書鈔

不拘文法

每察顏色

龔遂爲渤海守奏曰治亂人
猶理亂繩不可急願敕丞相

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法雄爲青
州守每行縣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僞長吏不奉法皆
解印綬

吏無追捕

路不拾遺

韓延壽爲東都守置
正五長閭里有非常

事輒聞知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
皆便安白帖漢任浦爲武郡太守

增諫官補郡

臺閣典州

翰苑新書云漢元帝選博士諫大夫補郡國守相蕭望之爲平原守又云武后命臺閣

分典大州章嗣立先行以示羣臣詳通典

用執政制度

由縣令起遷

金史

云金翟永固以尚書左丞罷爲真定尹尚書省奏固自執政出爲尹其繖蓋當用何制度上曰用執政制度遂著爲令獻徵錄云明宣德朝李信圭爲清河令九載詔舉賢爲郡守廷臣以信圭薦命知處州使者持符至清河俾即上道迎謁於道記名於屏

唐書云崔渙遷司門員外郎揚國忠惡不

附已出爲巴西守明皇西狩迎謁於道帝見占奏以爲明治體恨得之晚宋史云梁鼎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徙知吉州太宗賞其強幹代還賜緋魚舊例當給銀寶瓶帶太宗特以犀帶賜之記其名於御屏終

南結廬

宣城賭郡

唐書云韓宗朝出爲高平太守始開元末海內無事訛言兵當興衣

寇潛爲避世計宗朝廬終南山爲長安尉霍仙奇所發
明皇使侍御史王鉞訊之貶吳興別駕太平御覽云
沈約宋書羊元保爲黃門郎善奕棊品第三太祖亦好
棊數蒙引見嘉其溫謹與太祖賭郡勝之補宣城太守
獨立使君 繼號良吏 周太祖命獨立曰裴俠清慎
奉公爲天下最有如俠者與之俱立衆默然朝野歎服
號獨立使君 翰苑新書云言行錄孫甫字之翰初謝
絳知鄧州有惠政慶歷中范仲淹泊甫相繼守郡皆號良吏

坐閣聽波 執轡將

迎 唐書云隋開皇初鄭善果年十四累遷魯郡太守善
果母崔賢明曉治政嘗坐閣內聽善果處波或當理

則悅有不可則引至牀下責媿之故善果所至有績號
清吏 五代史云後唐劉遂清嘗爲淄州刺史迎其母
母及郊遂清爲母執轡行
數十里州人咸以爲榮

父子守郡 兄弟列戟 文

類聚云畢終敬父子相代爲兗州太守當世榮之子元賓爲使君每聽政終敬乘版輿至元賓所遣左右敕不聽起觀其斷沒欣欣然喜見顏色唐書云韋斌以韋堅累貶巴陵太守移臨汝久之拜銀青光祿大夫列五品時陟守河東而從凡由爲右金吾將軍

廟祀夷齊

請封孟子

元史曰元憲宗時阿勒台爲平濠路達嚕噶齊灤爲孤竹故國乃廟祀夷齊以勵風俗

宋史云曾孝寬以端明殿學士知鄆州鄆有孟子廟孝寬請於朝得封鄆國公配享孔子

湖學

爲東南最

蘇學爲諸郡倡

又曰胡宿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

萬宗諒去通判僚吏皆疑以爲欺不肯書歷宿誚之曰君輩佐滕侯久矣苟有過盡不早正乃俟其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大慙謝其後湖學爲東南最又曰范仲淹守蘇州建郡學聘胡瑗爲師瑗立學規

良密生徒雖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佑尚未冠輒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自是蘇學爲諸郡倡

尊禮朝使 建立廟學

又曰寧宗時楊簡字敬仲知温州帝遣使至郡譏察

使於簡有先世契避其郊迎從他道入州至客館簡聞不敢入往來傳命數四乃驅車返將降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簡亦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者曰契家子禮有常尊簡曰某守臣使者街天子命辱臨敝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階進禮北面東上簡行則常西步則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階足踞踞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簡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況今天子乎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者知不可變乃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敬天子之義即揖而出既就館簡乃以賓禮見儀典曠絕邦人創見之莫不瞿然竦觀屏息立

元史云張立道除忠慶路總管佩虎

符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立道首建孔子廟置學舍勸士人弟子以學歲時行釋菜禮人習

禮讓風俗

開稻田

實軍屯

太平御覽云後周書鄭

稍變矣

常患水滂百姓飢乏渾於三縣界興陂開稻田郡人皆

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沔下宜灌漑終成稻田經久之利

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

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元史云元

世宗嘗問多爾濟欲何仕對曰西夏營田實占正軍倘

有調用則又妨耕作土瘠野曠十未墾一兩軍屯聚以

來子弟蕃息稍衆若以其成丁者別編入籍以實屯力

則地利多而兵有餘矣請爲其總管以盡措畫帝用之

築隄

乃授中興路新民總管至官祿其子弟之壯者

築隄

墾田塞黃河九口開其三流凡三歲賦額增倍

浚井

却潮捍江

唐書曰白居易遷杭州始築隄捍錢塘潮衝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

六井民賴以汲 宋史曰馬亮字叔明以工部侍郎徙知杭州先是江濤大溢調兵築隄而工未就詔問所以捍江之策亮哀詔禱伍員祠下明

蘇公堤

補闕柳

日潮爲之却出橫沙數里隄遂成 宋史曰哲宗朝蘇軾以龍圖學士知杭州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牖以爲湖水蓄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脩築取抃荒餘錢萬餘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三

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軾二十年間再蒞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祀山堂肆考云辛仲甫出知彭州課民種柳以蔭行人人目爲補闕柳至李順之亂猶下令無傷此樹

甌杓置道

上食器遺僚屬

唐書云德宗朝陽城出爲道州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鬻置甌杓道人共食

之元史云憲宗時阿勒台爲平灤路達嚕噶齊僚屬始至必遺鹽米羊畜付器曰非有他也欲其不剥民耳

中和之政惠利爲本

宋史曰趙抃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寬爲治抃向使

蜀日有聚爲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復有是獄皆謂不免抃察其無他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蜀民大悅英宗嘗謂轉運使榮諲曰趙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又曰抃爲政善因俗施設猛寬不同於成都尤爲世所稱道神宗每詔郡守必以抃爲言要之以惠利爲本

記惡碑

戒民集

彙

詳註曰記異錄盧與累任大郡治有異績人畏之如神
凡治奸惡既斷其罪又以其所犯刻石立門再犯必致
之死籍時謂之記惡碑山堂肆考云張詠守蜀每斷
事必爲判語以示之蜀人鏤版名曰戒民集大抵以移
風俗興孝義爲本也

日中庭空 經宿訟息

宋史云李孝基宰相廸孫也歷任州

縣知隨州所事雖劇然事來亟斷不爲證左回枉日中
庭已空矣或問其術曰無他省事耳

獻徵錄曰明趙

豫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以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
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不知訟者乘一時之憤經宿氣
平或衆爲譬解

決遣陰擇善地

鞭杻懸於楹間

宋史

云王博文以吏事進多任繁劇爲政務平恕嘗語其子
曰吾平生沒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
之獻徵錄云明方克勤守濟日府庭不陳

經月不

扭械革鞭懸於楹間示不妄罰考爲六府最

筭一人 五年方成一信

唐書曰崔郾守鄂州治尚撫綏經月不筭一人及鎮郾則

用法嚴峻一毫不貸山堂肆考云宋張詠問李旼曰百姓果信吾否對曰侍郎威信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

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信耳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

屯兵得隸刺史 節制

在於郡將

唐書云元和間陸亘爲兗州刺史對延英具陳節度使分兵屯屬州刺史不能制故易亂

帝因詔屯士得隸刺史宋史云楊簡知溫州日私鬻五百爲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

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政憂兵之節制在於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應斬建旗

立巡尉庭下兵仗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爲致悔罪意良久得釋奏罷分司其

紀律如此 微服直趨賊所 雪夕往勞部落 又曰淳化中蜀寇叛查道

徙知果州時羌黨尚有伏巖谷其首何彥惠集其徒二百餘穀弓露刃詔書招諭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耳以懼罪欲延命須臾爾其黨豈無誑誤邪遂微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刃間關林壑百里許直趨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嚮道神色自若踞胡牀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即相率投順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驛奏璽書褒美又曰種世衡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諾爾鄂者素倔彊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進世衡楚而起之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邪率其族羅拜聽命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

遣還戍卒

處置潰軍

又曰呂公孺知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鋤擁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

洵洵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變生即
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
擅還一度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
皆竚立以俟公孺索倡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
曰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衆帖息又曰高定子差知
絳州元兵穿鳳州塞一興元小校張鉞以其徒潰入文
州殺守臣楊必復將自龍起縣以聞成都定子部分諸
軍扼清塘嶺鉞就擒已而劔南大震定子語僚吏曰潰
軍民流不過欲得錢糧耳吾將盡發吾州之藏與截諸
司之網爲朝廷捍蔽全蜀乃下令招潰卒人給緡錢及
來諸軍雖受招不肯釋甲定子乃令帳下率衣甲於兩
廡以俟俄而諸軍盛陳兵至吏士皆股栗定子坐堂上
傳令勞苦之諸軍皆拜定子開諭使還本部以俟給
諸將聞之亦來上謁定子復慰安之衆悅而去乃遣吏
給犒如今闢寺
觀祠宇以舍之

長揖中使 折服勢門

獻徵錄云況
鍾爲蘇州守

時承平日久中使時出四方采寶幹辦之類名色甚多
蘇州有五六人居之而來內官羅太監尤久或織造或
買禽鳥花木皆倚以剝民祈求無饜郡佐縣正少忤則
加撻撻雖太守亦時訶責其他內官尤橫至縛同知澤
邊水次鞭笞以爲常鍾下車日首謁一勢闖於驛拜下
不荅斂揖起云老太監固不喜拜且長揖既乃坐與之
抗論畢出麾僚屬先上馬入城而已坐轎壓其後由是
閹稍戢來內官以事杖吳縣主簿吳清鍾聞之徑往執
其兩手怒數曰汝何得打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
汝一頭事乎來懼謝爲設食而止於是終汎鍾之時十
餘年未嘗罹內官之患也又云正德間閹勢張甚奉
命鎮閩者每行府守以下並易章服罷組繡郊迎閹者
至館守率佐以下入班廷雷再屈膝拜俯伏閹從几旁
徐起荅之以次畢守與佐屬左右列以待命小不謹或
拒所括輒得禍而佐以下閹則自縛荅以爲常葉信守
泉州謁閹肩輿入閹館馳道上不下令前導者呼以入

故事用驛舍丞唱門始得入謁至是丞猶循之信大怒
自道上令迴輿南面停而答丞數十丞不勝痛號呼祈
免一館中無不灑然改色者聞大沮下階而迎信謝無
狀明日遂去然猶索所輸金千金於郡佐佐白信取庫
金滿千遣吏齎記與之聞覺又大恐
撤神祠
沈土

偶

元史云觀音努守歸德寧陵豪民楊甲夙嗜王乙田
三頃值歲饑王攜其妻就食淮南而王以疾死其妻

歸則田已爲楊據矣王妻訴之官楊僞作文憑曰王在
時已售我觀音奴令王妻與楊同就崔府君神祠質之
楊懼神之靈先期以羊酒浼巫囑神勿泄及詣祠質無
所顯明觀音奴疑之召巫詰巫吐其實乃坐楊罪歸其
田於王責神而撤其祠又云至正七年朝廷慎選守
令參知政事魏中立言於帝當今欲得賢守無如韓鏞
者乃特署鏞名授饒州路總管饒俗尚鬼有覺山廟者
自昔爲妖以禍福人爲盜賊者事之尤至將爲必卜之

鑄至即撤其祠宇沈士偶人
於江人初大駭已而歎服

辭金紫

擁敗絮

唐書曰宣

宗時牛業以司勳員外郎爲睦州刺史帝勞曰卿得非
怨宰相乎對曰陛下比詔不由刺史縣令不任近臣宰
相以是擢臣非嫌也即賜金紫謝曰臣今衣刺史所假
緋即賜紫爲越等乃賜銀緋山堂肆考曰南宋阮長
之字景茂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一
生不侮暗室所泣皆有惠政爲後人所思 敝車羸馬

荆釵布裙

唐書曰貞觀時賈敦頤數歷州刺史資廉
潔入朝常盡室行車一乘敝甚羸馬繩羈

道上不知其刺史也

獻徵錄云衡岳爲慶陽知府益

以清白自勵民愛之如父母僚友諸婦嘗會飲岳之內

子與焉在席者金鈿綺繡爛然獨岳妻荆釵布裙而已

既罷頗不樂岳問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岳曰既坐首席

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

邪慶陽人至今以爲美談

鎗脚刺史

埋羹太守

唐書曰高祖時薛大鼎遷浩州刺史時鄭德本在瀛州賈敦頤爲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鑑脚刺史 獻徵

錄云王璉字器之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儉律已自奉儉約一日饌用魚肉璉怒謂其妻曰汝尚不

識吾意更不憶食草根時邪命 獨造林逋 一師韓

愈 山堂肆考曰李及歷知杭州鄞州應天河南府在杭日惡其風俗輕靡不事宴游一日冒雪出郊衆謂當

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 又曰宋玉滌知潮州凡養士治民一以韓愈爲師乃出令新愈廟民

之 權超 不持一硯以歸 市取白集爲恨 景苑詳註曰

守州歲貢硯前守所取輒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纔足數歲滿一硯不持以歸 合野事類曰筆談蔡君謨

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樂天集一 妻子希至部乃爲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爲世勸

官舍

州民交爭我公

太平御覽曰魏令狐邵爲弘農太守所在清如冰雪妻子希至

官舍

合

辟事類曰宋杜衍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

其治行

以衍權鳳翔府二郡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

公也汝奪之一曰今

我公也汝何有焉

烏鵲擁車

飛蝗墜水

合辟事類云唐

李元絃字大綱守潤州有惠政代去吏民遮留烏鵲羣

飛亦擁車行

彙苑詳註曰趙抃知青州京東大旱蝗

將入境遇風退飛

墜水而青州無害

良拜清河太守才識開明尤善政術郡有曲堤盜多出

沒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

但有宋公自屏跡後更赦郡無一囚獄中生櫓桃樹蓬

蒿並滿每日園門虛寂無復訴訟

褚翔爲義興太守在政潔已省繁苛去浮費百姓安之

郡之西序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

太平御覽曰梁書

園門蒿滿

枯樹枝生

山堂肆考曰齊宋世

以爲善政
德化所感

界出醴泉

清見越石

又云宋世良守清
河日醴泉出於界

內又云齊書虞愿爲晉平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
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視清徹無隱蔽
後琅邪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此郡自虞
公之後善政猶在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治狀參聞

歡聲動地

唐書云薛珏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
命使者分道察官吏升黜焉而李承狀珏

之簡趙贊言其廉盧翰稱其肅書參聞於是拜中散大
夫賜金紫宋史云紹定五年真德秀進徽猷閣侍制

復知泉州迎者塞路深邨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
觀聲動地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
申未已或勸其啻養精神德秀曰
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
惟恐其去願速

其來

山堂肆考云宋向子志受命衡州仲達冤滯眼卹
孤寡官寮肅於庭士卒整於伍商賈集於市緣南

肅者惟恐其報政而去蔡州守鉅州人邀使者曰願得
向公三年元史云元仁宗時蕭拜珠出知中山府以

憂去官仁宗過中山有同官諧於近侍曰知府去官實
憚迎候煩勞耳帝頷之過行田野見老嫗問之曰府中

官孰賢對曰有蕭知府餘不知也復過神祠有數老人
焚香羅拜遣問之曰汝輩何所禱合辭對曰蕭知府奔

喪願速其來是以
禱也帝意遂釋

著書外臺

橫經講院

唐書曰王
燾珪孫也

爲鄴郡太守性至孝母有疾因數從高醫遊遂窮其術
以所學作書號外臺秘要討繹精明爲世寶焉宋史

曰危稹知漳州有臨漳臺據溪山最勝處作
龍江書院其上既成橫經自講人用歌勸也

帝疑其

年 后奇其貌

太平御覽云梁書張緬出爲淮南太守
時年十八帝疑其年少未閑吏事遣主

書封取郡曹文宗見斷事允愜甚稱賞之唐書曰張
知謩歷十一州刺史所蒞有威嚴武后降璽書存問萬

歲通天中自德州刺史入

師帥

郡將

景苑詳註云董仲舒曰今

計后奇其貌詔工圖之

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翰

領

魚分虎

又云續通典後唐長興元年給事中崔衍奏當省給納諸州銅魚一隻在本州庫新除刺

史請領左魚到州集官吏取州庫右魚契合却差人送左魚到省又云范尚書讓封侯表分虎出守

神君佛子

山堂肆考云梁孔真字休文爲晉陵太守清白自將秩俸分贍孤寡號曰神君又

云宋袁紹嘉定中知臨安府幾十年理訟清簡平反冤獄道不拾遺里巷呼爲佛子

五知

四

友

宋史云李繹屢知州事所至頗稱治自以久宦在外意不自得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

足也獻徵錄云仁廟簡廷臣爲郡守李驥以監察御史受璽書出知河南府於署後植松竹梅退食盤桓其

中因曰三友而益我一夫得
非四友乎遂號堂曰四友

嚴整 簡易

太平御覽
云北史宋

欽道仕齊為中山太守長於撫綏然好察細事州吏使
民間者先酬錢然後敢食臨泣稱為嚴整山堂肆考

曰宋蔣元振淳化中知廉州清苦勵節家屬悉寄住
潭州在任啜粥飲水自奉甚薄為政簡易民甚愛之

嗜退 安民

宋史曰司馬池知鳳翔府召知諫院上表
懇辭仁宗謂宰相曰人皆嗜進而池獨嗜

退亦難能也又曰李允字子西在言職十年出知杭
州帝書安民二字以寵之後歷守名郡為政簡嚴老益

精明 騎紫馬 望黃龍 山堂肆考曰謝靈運出守永嘉
人曰騎紫馬者太守也故杜詩

曰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又云沈豐為巴陵守
鞭朴不舉市無刑戮有三黃龍望府中一說零陵守

五湖長 三年最

太平御覽云晉書桓元補義興太守
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

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
書曰嚴助上書願奉三年計最

兼四長 師千里

山堂肆考曰宋田況知成都以德化人人不忍欺時謂
張乖崖之明王文康之平程文簡之肅韓忠憲之愛公
兼有之 翰苑新書曰常衮集居一州之表爲千里之
師又劉愷曰二千石宅主十里之師尤宜尊重禮典以
身先 天下長者 一世清人 又云漢文帝謂田叔曰
之 中太守孟舒是也 太平御覽曰三國典略王慶籍爲

京兆太守太祖以其精勤資以紫袍及綾裳一襲謂百
官曰王慶籍 茅茨數椽 東湖四詩 元史曰董文用
一世清人也

管十六年受代歸田里茅茨數椽僅蔽風雨讀書賦詩
怡然燕居 宋史曰尤袤出知台州會有毀之者上疑
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東 人思劉
湖四詩歸奏上讀而嘉賞遂以文字受知

君時歌杜母

邢之張耕

懷之譚澄

元史曰世祖嘗與太保劉

秉忠論一時牧守秉忠曰若刑之張耕懷之譚澄何憂不治哉

勤以補拙儉以養廉

慎以補過惠以得民

獻徵錄云明延平府知府孫衍

大車行乎平

陸巨艦泛乎安流

又云明教授孫鼎謂松江太守趙豫

太守四

原罷侯置守

史記始皇二十六年滅六國罷侯置太守

更名太守

漢書公卿百官

表曰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十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元二年更名太守

涿郡濱近外虜

魏志曰王觀爲涿郡太守時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

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

常山北道主人

司馬彪續漢書曰鄧

晨爲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爲我北

起徒爲二千石

漢書韓安國字長孺拜爲梁內

史起徒中爲二千石

起小吏爲太守

魏志曰公孫度起元菟小吏爲遼東太守

於

家受詔

漢書龔舍傳云哀帝遣使者拜舍爲泰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公庭拜

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

病不就府

司馬彪續漢書曰王良遷

沛郡守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罵乞骸骨

便道之官

漢書云龔舍拜泰山太守

於家受詔便道之官又東觀漢記寇恂爲潁川太守便道之官

迎者如雲

華陽國志曰前後太

守數煩擾夷人叛亂張翕起家復爲越雋太守迎者如雲

下車擢賢俊

東觀漢記云張酺爲

東郡太守下車擢賢俊擊豪強賞賜分明郡中肅然

下車表行義

又云韓稜遷南陽太守下

車表行義拔幽滯權豪懾伏

教誘後進

晉中興書曰孔衍爲廣陵郡時人爲之寒心而衍不

形於色郡雖鄰接西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

庠序大興

魏志曰牽招出爲雁門太守乃

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教授數年中庠序大興

開學業

晉書曰虞浦遷鄱陽太守廣開

學業以贊協時雅光揚盛化乃具爲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

益五果

魏志曰鄭渾爲山陽魏郡

太守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並益樹五果

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卽落齊整如一民得財

足用

教民種榆

漢書曰龔遂爲渤海太守令口種一樹榆百本龔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

母雞五母雞吏民皆富實

教民種柘

華嶠後漢書曰劉寬爲南陽太

守教民種柘養蠶

教民牛耕

又曰任延拜九真太守民俗不好田作嘗告羅

織履生民之利

勸民農桑

漢書云龔遂爲渤海郡多

盜賊至任盜賊聞令棄其弓刀而時

開兩江溉萬頃

風俗通云秦昭王使陳永爲蜀

興陂遏開稻田

魏志云鄭

郡太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

渾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濕患水滂百姓飢乏渾

於瀟湘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

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田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

斷太壽水身自負土

又曰夏侯領陳留

太守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

躬率吏民以

填金隄

漢書云王尊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甚溢汎浸

水神河伯尊親執珪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

開倉賑民

後漢書曰

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傍立不動而水波稍却乃止

第五諺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弊吏欲上言訪不聽出粟賑民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

開倉賑給

晉書云鄭默爲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倉賑給乃舍都亭自得全

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頒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

掾吏有過

閉閣自責

謝承後漢書曰嚴翊遷潁川太守掾吏有過輒閉閣自責

吏有陰過長

假還家

又曰沈豐爲零陵太守吏有陰過長假還家

民常詞訟爲陳大義

魏志曰杜畿爲河東崇寬惠與民無爲民常詞訟有相告者畿爲陳大義令歸諦思之

摘發奸

邪詞訟立沒

謝承後漢書曰黃香爲魏郡太守到官不遣吏歸鄉摘發奸邪詞訟立沒

繫

囚千數一時論沒

魏志曰陳矯爲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爲周有三典之制

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沒

囚至詰之

莫敢匿詐

又云宋華遷陳郡太守有繫囚多所連及囚至詰之皆不敢匿詐

振厲威

風

謝承後漢書曰王暢拜南陽太守下車振厲威風

稱其威信

漢書馮野王傳云馮並為

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殺趙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千金罪收捕並

不肯服都格殺之並家上書陳冤事下廷尉都詣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

旁郡畏如

大府

又云郅都為濟南時有民矚氏三百餘家豪俠前後二千石不能禁之都誅其首惡餘皆股慄旁十

餘郡畏如大府

威名流於匈奴

又云趙廣漢拜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

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擒制廣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慄奸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

御衆之

才

續漢書寇恂傳曰光武欲定河內謂鄧禹曰朕有河內猶高祖有關中非蕭何誰能鎮之為我舉如蕭何

者禹曰寇恂文武兼備有御衆之才

撥煩之才

謝承後漢

書曰謝夷吾字堯卿遷鉅鹿太守臨發陞見上賜車馬

劔華帶敕曰鉅鹿劇郡難治君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

明法令

又曰李膺出補蜀郡太守脩庠序設條教明法令威恩並行蜀之珍

勿毀前政

奉律令

漢書曰朱博爲琅邪太守文學

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政化

申

明賞罰

華嶠後漢書曰廉范爲武原太守下制申明賞罰誅鉏奸猾表用良吏

令行禁

止

續漢書曰耿純爲東郡太守在郡四年抑強扶弱令行禁止

殺伐立威

漢書云陳咸爲

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

嚴刻見稱

東觀漢記云鄭璩爲

漢陽太守以嚴刻見稱

盜賊不敢入界

續漢書曰寇恂爲潁川盜賊不敢入界

姦人莫敢入界

漢書曰韓延壽爲東郡太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

非常吏輒聞之姦人莫敢入界

涼州曰乳虎

東觀漢記曰樊曄爲天水人有犯其禁者率不

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衆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爲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

吏民號臥虎

益部耆舊傳曰張則

爲牂牁太守吏民號之曰臥虎

德教多奇

謝承後漢書曰董春爲廬江太守當官明亮德教多

奇吏人稱之

雅正矯俗

又曰陳蕃爲豫章太守雅正矯俗以禮導下

雖有職

務好學不倦

王隱晉書曰石崇爲陽城太守討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在郤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

疾自解

爲政脩理清靜不煩

續漢書曰第五倫遷會稽太守云云

朝省

官事晝誦經典

謝承後漢書曰高呂爲廣漢太守云云

晝則遊田夜則

詠誦

王隱晉書曰曹志薦樂平太守遷趙郡不以郡務爲意晝則遊田夜則詠誦以聲色自娛當時見者

未審其量也

事無宿諾

魏孟康爲弘農太守事無宿諾

事從清儉

謝承後漢

書云謝夷吾遷鉅鹿太守郡稱善省奢從約事從清儉

汲黯臥而治之

漢書曰汲黯爲

淮陽守黯伏謝不受印綬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不復見陛下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

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臥而治之爾

景丹臥以鎮之

東觀漢記云景丹拜弘農太守時丹病帝以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

入謂曰弘農逼近京師知將軍病但得將軍重威臥以鎮之足矣

不以事務嬰心中晉

興書高平都錄云惜為臨淮太守不以事務嬰心

不以郡務為意曹志詳上

計

日受俸

謝承後漢書云王暢拜南陽太守計日受俸不啖魚肉

計月受俸會稽典錄

云陳脩遷豫章太守計月受俸受米不受錢也

五日一炊

謝承後漢書曰沈景為河間太守拜

為二千石妻子不歷官舍五日一炊

十日一炊

會稽典錄云陳修遷豫章太守十日一炊不災

官薪布被覆身

俸祿取赤米

續漢書云第五倫俸祿常取赤米

俸盡食醬

粍

桓階別傳曰階為趙郡太守在郡時俸盡食醬粍上聞之數戲之曰卿家醬頗得不減邪乃詔曰昔子文

清儉朝不謀夕而有脯糧之秩宣子守約軍食魚餐而有加梁之賜豈棟宇大臣而有蔬食非吾所以禮賢之

意其賜射鹿
師二人并弩

吏民不欺

華嶠後漢書云倪寬爲南陽太守平心舉善每自刻責吏

民愛敬不敢欺負也

民佩其德

漢魏先賢行狀云陳登爲廣陵太守及遷東城太守廣陵吏民

被其恩德老弱襁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諸卿何患無好令君乎

寬猛俱濟

謝承後漢書曰

陳翔遷定襄太守寬猛俱濟

民安其惠

華陽國志云張翕遷越爲太守民安其惠在官十年

卒百姓好慕送葬者數千人天子厚賜之

吏民從化

東觀漢記曰歐陽歙遷汝南太守推用賢

俊吏民從化

吏民信向

後漢書曰伏湛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宴然教

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撤膳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粗糲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爲湛起

兵湛收斬之狗守城郭於是吏民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

吏民愛樂

又云侯霸

為臨淮太守
吏民愛樂

德懷遠人

桓階列傳曰階為趙郡太守威能震敵德懷遠人

撫和百姓

晉中興書曰庾翼除震威將軍轉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心

外禦戎

狄內恤百姓

王隱晉書曰應詹遷南平太守天門武陵並反其州郡奔敗唯詹獨保一郡外禦戎

狄內恤百姓

化清於上事緝於下

謝承後漢書曰王黨遷汝南太守拔才禮士不

敢自專勞於求賢故能

圖圖空虛

又曰虞延為南陽太守廣宣德化勤

脩政教寬刑宥罰固

惠澤洽著

汝南先賢傳云應賴為東郡太守惠澤洽

圖空虛盜賊弭息

城門不閉

續漢書云寇恂為汝南太守城門不閉盜賊不起

路不拾遺

華嶠漢書云任滿拜武都太守路不拾遺

咸稱神明

漢書云班伯為定襄太守分部收捕隱伏

旬日盡得郡中
震懷咸稱神明

號爲神父

華嶠後漢書云鮑德爲南陽太守時多荒災唯南陽

豐穰吏人愛
悅號爲神父

男子以廉爲名

又曰廉范遷蜀郡太守生子皆以廉爲名

男女以宗爲名

謝承後漢書云宗慶遷長沙太守人多以乏衣食產乳不舉慶切讓三老禁民

殺子比年之間民養子者三千餘人男女皆以宗爲名

到郡朞月增戶萬餘

開喻數年漏脫自出

蜀志云呂乂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諸葛亮

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爲之防禁開喻教導數年之中脫漏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爲尚

書

荊棘自除

續漢書云鮑永字君長爲東郡太守孔

之謂府丞及魯公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
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我誅無道邪

豆生郡

界

又云寇恂爲潁川太守時有豆生於郡界收得十萬斛以給諸營

行春隨車致雨

鄭弘

理冤甘雨降澍

司馬彪續漢書曰北海靜王興遷弘農太守縣吏張申有伏罪

興收申案論郡中震慄時年旱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宥小過應時甘雨降澍

常爲高第

續漢書云鄧晨拜中山太守吏民稱之嘗爲冀州高第

奏課第一

又曰李忠字仲都爲丹陽

太守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嚮慕之壑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十四年三公奏爲天下第一

考績第一

王隱晉書云解脩遷琅邪

太守考績天下第一

爲三河表

謝承後漢書云魏朗出爲河內太守以清嚴爲治爲三河之表

爲天下最

魏志曰杜畿拜河東太守而爲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

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可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

民夷稱其德惠

又云倉慈遷燉煌太守常曰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

俗多逆斷絕既與貿易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遷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

歎詠不容於口

謝承後漢書云蓋勲遷潁川太守吏民歎詠不容於口

居郡四年惠愛在民

王

家傳曰王朗爲會稽太守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爲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爲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

之居郡四年

在郡九年吏民便安

魏志云胡質爲常山太守每軍功賞

惠愛在民

賜皆散於衆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

遷去民人思望

華陽國志云李資爲巴郡

太守時歲比豐稔及貧遷去民人思望歌之曰望
遠忽不見悵惆常徘徊想君恩澤深難留誓永懷
吏

民惟恐其遷

魏略曰顏斐爲京兆太守斐清已仰俸而已吏民唯恐其遷

老弱守

關上書

漢書曰魏相爲河南太守後有人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

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言關吏以聞

老小隨

駕涕泣

續漢書云耿純爲東郡太守免官上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曰願復得

耿君吏民遮道

魏略云顏斐遷平原太守吏民遮道車不得行稽十日方得出

民吏

攀車

謝承後漢書云孟嘗爲合浦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不得進乃附商人船遁去

百姓

啼呼

續漢書云第五倫爲會稽太守坐法徵還百姓老小攀車叩馬啼呼

百姓啼泣

東觀

漢記云賀文和遷九江太守行縣持乾糧但就溫而已臨去日百姓扶車叩馬啼泣隨之

垂涕送

之

又云張酺爲東郡太守百姓垂涕送之

刻石頌德

華嶠後漢書曰

何敞爲汝南太守脩治鰲陽舊陂溉田萬頃望田三萬餘畝賴其利吏民立石頌敞功德

龔遂形

貌短小

漢書曰龔遂爲渤海太守上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

彭寵

容貌絕衆

東觀漢記彭寵爲漁陽太守容貌絕衆

黃昌足心有黑子

謝承

後漢書云黃昌會稽人爲蜀郡太守初昌爲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擄遂流轉入蜀爲人妻其子犯事

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爲賊所掠

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詣曰何以誌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嘗自言當爲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

悲泣還爲夫婦
竟以禮重焉

許荆蹠下有黑子

楚國先賢傳胡紹十八爲縣閣下幹

見太守許荆蹠下而笑荆怒紹曰見明公蹠下有黑子紹亦有之故爾笑荆令紹學後八年遂遷爲九真太守

鄧攸夢行水邊

王隱晉書云鄧攸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鞶囊

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果遷汝陰太守斷鞶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

田伯廬君與約

列異傳云田伯爲廬江太守移郡淫鬼命盡到府一月不自來見當壞祠

惟廬君往見自言縣民與府君約刻百日當遷大郡願見過後如期果爲沛相公不過於祠常見廬君月餘病

死

黃猛擿殺主簿

薛琮表云黃猛爲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擿殺主簿

黃

賈貪穢無行

襄陽耆舊傳曰黃賈爲夷陵太守貪穢無行朝廷以黃受代之

增臨軒

冊拜

唐會要云元和三年詔刺史於宣政門謝訖遣之任舊制凡命都督刺史皆臨軒冊命近歲雖無冊

拜而牧守受命後便殿召對賜衣服時河南尹裴復求速之任李吉甫爲奏請遂有是命非舊制也

策

試岳牧

又云調露元年臨軒試應岳牧舉人

經筵出守

宋史云呂溱以侍讀學士知徐

州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特爲卿設宜盡醉也詔自今由經筵出者視爲例

儒林舊德

又

趙師民在經筵十餘年甚見器異累請補郡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帝自寫詩寵行目以儒林舊德

蜀民思卿

翰苑新書云范成大除知明州過闕上曰蜀民思卿如慈親故付卿以海道

長

安謀帥無以易卿

宋史云元豐初帝召呂公孺慰之曰長安謀帥無以易卿命知永興軍

朕視河東如中執法

又云唐介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帝曰朕視河東不在中執

法下暫煩
卿往耳

請治劇

唐書曰姚奕宰相崇子少脩謹崇欲使不越官次而習知吏道故自

右千牛進至太子舍人皆平遷
開元中請治劇爲睢陽太守

與近郡

宋史云勾濤除給事中秦

檜諷勅之帝謂檜曰勾濤性喜泉石與一山水近郡檜對曰永嘉有天台雁蕩之勝帝又曰永嘉太遠以湖州

之命
謹身率先

元史云元中統元年史楫授真定路總管同判本道宣撫司事真定表山帶河

連屬三十餘城生殺進退咸倚專決楫謹身率先明政化信賞罰任賢良汰貪墨恤窮獨所舉州縣佐吏有文

學者三十餘人後皆知名

興學勸農

又云至治元年達爾瑪除濟寧總管興學勸農百廢具修

府無
停事
養成人材

翰苑新書云曾肇知應天府當東南孔道宴勞無虛日肇曰飾厨傳以邀

往來之譽吾不爲也乃積公帑之餘
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爲多

文戒侈靡

翰苑新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三

云尚書廖剛之守漳也郡人素以侈靡相尚婚葬例踰制公首立條約且親爲文以訓告之風俗爲變

特諭屬宰

又云王十朋守泉州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之意出詩示之曰九重天子愛民

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

大賢臨政之效

又云胡氏家傳

錄錢尚書適爲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問起居而退錢甚訝

之問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何以有此公曰昔范希文守是邦其爲政以名教厚俗州人咸傾嚮

之遂以成俗故至今爲尊長者以父兄自處而不辭後進以子弟自任而不敢忽此大賢臨政之效

荆

門躬行之效

宋史云光宗時陸九淵知荆門軍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向善惡皆素知之

郡以爲神逾年政行令脩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焉

惟用

直道而行

又云廖德明知廣州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為講說

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為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

肇脩人

紀之功

獻徵錄云明南陽守段堅為政得大體不立赫赫之威不急功利凡所思措規模遠大輕徭薄

賦與民休息郡人戴之如父母蓋其學本河東薛文清承伊洛之傳故見於治行者如此祭酒王鴻儒曰使南

陽之人知有正學而不知有俗學知有王道而不知有伯道知有關雎麟趾之化而不知有桑間濮上之風皆

先生始也當以肇脩人紀之功歸之

舊迹新渠

翰苑新書云東都事略趙尚寬知唐州按圖記

得召信臣故迹復三大陂皆溉田萬餘頃廢田盡為膏腴仁宗下詔褒美王安石作新田詩蘇軾亦作新渠詩

五章

飛橋無柱

宋史曰陳希亮代還執政以為大理少卿希亮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

以自效乃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常壞舟希亮始作飛橋無柱以便往來詔賜縑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甸以至泗州皆爲飛橋

陳公堤

合璧事類云言行錄陳文惠公堯佐河洩滑州公作堤以

救水勢又爲長堤以護其外滑人曰不可使後人忘我公號爲陳公堤

儲之大倉

元史張

弘範移守大名大水漂沒廬舍租稅無從出弘範輒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帝曰何說也對曰今歲水潦不收而必責民輸倉庫雖實而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至逃亡則歲有恒收

令輸原價

事文類聚

非陛下大倉庫乎帝曰知體其勿問

云張詠前後治蜀時米斗值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時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令輸原價糴之奏爲永制雖時有災饉而益民無餒色詠之力也

官錢運糴

宋史云辛棄疾

知隆興府時江右大饑始至牘通衢曰閉糶者配強糶者斬次令畫出公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運糶不取子錢期月終至城下發糶於是連檣而至其直自減民賴以濟時信州守謝元明乞米救助募屬不從棄疾曰均爲赤子皆王民也即以來舟什之三與信

荒政具舉

又云黃幹知漢陽軍值歲饑糶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糶幹報以乞候幹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糶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輻輳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給廬居之民

倉米減糶

元史曰王都中遷饒州路總管年饑米價翔踊都中以官倉之

米定其等價減十之二使民就糶時宰怒其專權都中曰饒去杭幾二千里比議定往還非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即死矣民亦相與言曰公爲我輩減米價公果得罪我輩當衛妻子以代公償時宰聞之乃罷都中歷仕

四十餘年所至政譽暴著而治
郡之績雖古循吏無以尚之

矯發邊儲
明獻徵錄云

鞏昌守邊塞刑敵甚值歲大侵矯發邊儲三萬餘賑
饑奏曰請以臣一人之命而活千萬之命優詔原之

代役

元史曰世祖中統十三年出董文用爲衛輝路總
管郡當衝要民爲兵者十之九餘皆單弱貧病不

堪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於
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文用憂之曰吾民敵矣而又

重妨耕作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州縣吏卒足以備
用不必煩民即手書具官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

運事亦
不廢

罷役

獻徵錄云洪武初方克勤守濟寧郡城
壞故事築以兵時指揮使挾貴人勢當

五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即工聲聞數
里克勤密聞中書即日詔罷先是雨克勤袒跣徧禱
涕泣臥祠下至是詔下民歡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
穀俱殷民歌曰孰罷吾役使君之力孰成吾黍使君之

雨使君勿去

利民之事知無不爲

宋史曰魏了翁字華甫差知漢州後

我民父母

改眉州利民之事知無不爲治行彰聞

民陰受賜終不自言

獻徵錄云宣德時趙

豫奉敕知松江府一意撫循與民休息周忱巡撫南畿有所經畫必與之議而後浚民陰受其賜而終不自言

有及之者則曰此巡撫奉宣德意豫何力之有

臨浚蠡銳庭無留事

宋史云太宗朝

薛映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臨浚蠡銳庭無留事轉運使姚鉉移屬州母得輒斷徒以上罪映即奏徒流笞杖

自有科條苟情狀明白何必繫獄以累和氣請詔天下凡徒流罪於長吏前對辨無所異聽遣浚之朝廷施用

其言廉明剛斷發摘如神

元史云觀音努登泰定四年進士爲歸德府廉明剛斷發

摘如神民有銜冤不直者雖數十年前事皆千里奔告立爲剖浚

賓客泛舟

唐書云顏真卿

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襲真卿陽託霖雨增陴濬
隍料才壯儲廩日與賓客泛舟以紓祿山之疑果以
爲書生不疑也錄山反河

遊觀竟夕

宋史云曾公亮以司空兼侍中

判永興軍先是慶卒叛既伏誅而餘黨越佚自陝以西
人情騷然公亮一鎮以靜長安豪喜造飛語聲言營卒

怨減削謀以上元夜結外兵爲亂邦人大恐或勸
母出遊公亮不爲動張燈縱觀與賓佐竟夕乃歸

莫

枕樓繁雄館

宋書云辛棄疾出知滁州州罹兵燹井邑凋殘棄疾寬征薄賦招流散教民兵議屯

田乃創奠枕樓繁雄館

披荊棘立官府

元史云元初田雄授鎮撫陝西總管京兆等路

時關中苦於兵革郡縣蕭然雄披荊棘立官府開陳福
招徠四山堡砦之未降者獲其人皆慰遣之由是來

附者日衆乃教民力田京兆大治

自囚於獄

唐書云陽城爲道州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

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
怪城不出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爲有罪自囚於獄判
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
安否耳留數日城乃載妻子中道遁去

守臣不畏

強禦

宋史曰李浩乞外得台州豪民鄭憲以貨結權貴
人囊橐爲姦事覺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徙其

妻孥權貴入教其訟冤且誣以他事令言者用是擠之
疏方上權參政劉珙越次奏曰李浩爲郡獲罪豪民爲
其所誣臣考其本末甚白上顧曰守臣不畏強禦豈易
得邪且問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猶欲還
其所沒貨上批其後曰台州所斷甚允當

一鶴自隨

鄭憲家貨永不給還流徙如故浩始得安
宋史云神宗召趙抃知諫院及謝帝曰聞卿匹
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

治潮

二人

獻徵錄云陳白沙謂吏於潮者多矣其有功而
民思之唐莫若韓愈明莫若王源源潮州守也

寬不苛急簡不煩碎

宋史云歐陽脩在滁州自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凡歷數郡不見

治迹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

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不爲煩碎耳

貧不愛錢

獻徵錄云明魚侃常

熟人舉進士爲部曹以能治劇遷開封府府居會省頗三十六州邑侃旦夕所進惟脫粟菰菜而已同邑有錢

所者官爲布政使亦廉而故有父產時人爲語曰富不愛錢錢所貧不愛錢魚侃

六印加劔

宋史云淳化間凌策以集賢殿學士知孟州初策登第夢人以六印加劔上遺之其後往劔外凡六任

夢持六刀

又云高宗時洪興初徙知饒州先夢持六刀覺曰三刀爲益今倍之其饒乎已而果然

使人神思清發

太平御覽云晉書劉世智以吏部郎出爲潁川太守管輅嘗語人曰吾與

劉穎川兄弟語
使人神思清發

使人不衣自暖

又云南史謝超宗有
高名齊高帝以爲義

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自通其日
風寒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令人不衣自暖

睂目

環異阡陌聚觀

唐書云李邕自貶斥後開元二十三年
起爲括州刺史歷淄滑二州上計京師

始邕早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
人間傳其睂目環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
填溢中人臨問索所爲文章且進
上以讒娼不得留出爲北海太守

姿狀沈毅威名赫

然又云高宗時權懷恩姿狀沈毅每盛服妻子不敢
仰視更慶萊衛邢宋五州刺史所居威名赫然

歌于爲

又云明皇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
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

繡或作犀象環瑠光麗魯山令元德秀惟樂工數十人
聯被歌于爲于于爲于者德秀所爲歌也歎曰賢人之

言哉謂宰相曰河內其塗炭乎乃黜太守

原辭懷金

白帖云楊震爲東萊守昌邑令王密夜半

懷金獻曰無人知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無人知也

辭金馬

張奐爲安定羌率上馬金奐以

酒酹曰使馬如羊不入廐金如粟不入懷

不上計

史記秦昭使王稽爲河東守三年不上計

不行縣

韓延壽爲東都不肯出行縣丞及掾數請之延壽曰恐無益重爲煩也

入爲公

卿

漢制郡守課最者入爲公卿

諭以禮義

黃霸爲潁川守以禮義條教諭告之犯法曉令

自增班春

合璧事類云崔篆王莽時爲新大尹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諫篆乃強起

班春太守嘗以春行縣勸課農桑賑救乏絕也

不治產

太平御覽曰齊書裴昭明歷郡皆有善政

嘗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嘗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

產

不納賄

又云隋書車駕西巡還謂武威太守樊子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否子蓋謝曰臣敢

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

以謠聞

宋史云孫鑿出知渾州邑人子爲草祭之謠指切蔡京鑿

以聞京怒使言者誣以他謫提舉鴻慶宮

去民疾

彙苑詳注云曾鞏爲州務去民疾苦急奸盜而

寬貧弱曰爲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齊俗悍強喜攻劫至是豪宗大姓斂手莫敢動寇攘屏迹州即肅清

送人作郡

又云世說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溫曰臣昨中路見一鬼擲掄曰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

送汝作郡溫笑以友爲襄陽太守

先試於外

合璧事類云鄭戩知長安有表曰聽嚴城之鐘

鼓未卜何晨植勁節於雪霜更觀晚節上稱善謂左右曰戩器識英豪朕用爲宰相故先試於外

置

怨結懼

唐書云李吉甫初爲太常博士李密實參器其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爲明州長史贄之貶

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爲忠州刺史使甘心焉
既至置怨與結懼人並重其量坐是不徙者六歲

賜

錢旌潔

合璧事類云宋太宗朝賈黃中知昇州一日案
行府庫見扁鐻甚嚴發之得寶貨數千楮皆李

氏宮闈物初不隸於籍黃中悉表上之太宗歎曰府庫
之物有籍貪黷者尚冒禁取之況此亡國之餘物乎賜

錢二百萬
以旌其潔

不欲傷民

獻徵錄云明于訓爲順德守寬
簡沈靜常數日不答一人曰古

之人視民如傷今之
人每欲傷之者何也

稱爲節婦

又云明時鄉人議士
大夫有三婦之喻獨

以東昌府郡
守爲節婦

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

及筑樓

宋史云周敦頤歷事
州郡黃庭堅稱之

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

賜

又云新法行邵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
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

民受一分之賜
投劾何益邪

居官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

又云高宗朝朱

震爲翰林學士是時處州民爲盜天子以爲宜選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部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勵勸上從其言

太守五

原詩晉傅咸贈建平太守李叔龍詩曰弘道興化實在良守悠悠建平皇澤未流朝選於衆乃子之授南荆注望心乎克副 潘尼贈滎陽太守吳子仲詩曰大晉盛

得人儲宮畜髦士吳侯降高質剖符授千里垂覆豈他

鄉迴光臨桑梓寮類感岐路黎庶思知恥老氏喻小鱗

曹參寄獄士無謂弊邑陋覆實由茲起 又贈隴西太

守張正治詩曰二八由唐顯周以多士隆羣靈感韶運

理翮應翔風張生拔幽華蘋繁登二宮未幾振朱錦剖

符撫西戎及子仍同僚贈言貽爾躬威刑有時用唯德

可令終 宋謝靈運去永嘉郡詩曰野曠沙岸靜天高

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蹇落英 梁簡文帝餞臨海

太守劉孝儀蜀郡太守劉孝勝詩碣石臨東海峨眉距
西候兩杜昔夾河二龍今出守方無夜犬驚向息神牛
鬪涼風統輕幕麥雨交新溜念此一銜觴懷離在惟舊
又罷丹陽郡往與吏民別詩曰久歸從事麥非留故
吏錢柳栽今尚在棠陰君詎憐 沈約去東陽與吏民

別詩曰微薄叨今幸忝荷非昔期唐風豈異世欽明重
在茲飾驂去關輔分竹入河淇下車如昨日曳組忽彌
暮霜載凋秋草風三動春旗無以招臥轍寧望後相思

又酬謝宣城朏詩曰王喬飛鳬舄東方金馬門從宦

非宦侶避世非

一作不

避喧揆予發皇鑒短翮屢飛翻早

趨朝建禮晚沐臥郊園賓至下塵榻憂來命綠尊昔賢
侔時雨今守馥蘭蓀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 增唐

杜甫送賈至出知汝州詩曰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

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宮殿青門隔雲山紫邏深人

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 又送李廣州詩曰斧鉞下青

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 又寄裴施

州詩曰廟廊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金鐘大鑪
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堯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
真分憂 白居易送嚴大夫赴桂州詩曰地壓殊方重
官兼憲府雄桂林無瘴氣柏署有清風山水衙門外旌
旗樓堞中大夫應絕席詩酒與誰同 宋蘇軾送錢藻
守婺州詩曰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聊紆東陽紱來
濯滄浪纓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
壺漿迎 又送張嘉州詩曰少年不願萬戶侯亦不願

識韓荊州但願身爲漢嘉守載酒時作凌雲遊 曾鞏

凝香齋詩曰每覺西齋景最幽不知官是古諸侯一尊

風月心無事千里耕桑歲有秋雲水醒心鳴好鳥玉砂

清耳漱寒流篆煙細細紉黃卷疑在香爐最上頭 郭

獬送吳中復守長沙詩曰初登西漢文章府便領吳王

第一州統郭白雲衡岳近滿帆明月洞庭秋 楊億送

劉秀州詩曰騎置迢迢阻玉音左魚江海遂初心郡樓

晴日東西望幾處棠陰接翠陰 元倪瓚送高太守之

秦郵詩曰秦漢置牧守猶古之侯伯封建而郡縣仁政
故不易漢宣知所本留意二千石慎哉高侯車願循古
轍迹 明李濂送童太守入桂林詩緋袍金綬紫微臣
郡國如何借寇頻停鷁北堂還綵服畫熊南國又朱輪
晴逾梧嶺隨征雁秋渡瀟湘憶故人自媿素餐淹歲月
羨君隨處布陽春 石沆送臨江蘇太守詩曰五馬夾
朱輪清川不動塵問山廬岳近領郡虎符新吏冗詩難
廢民稀俗易淳江花迎路發十月待行春

原歲後漢劉駒駱

一作崔琰

郡太守歲曰有羸驅除焚典紀

舊蕩滅蕃畿罷侯置守秦發閭左陳涉奮威楚築乾谿
靈玉不歸征遐由近可不肅祇守臣司境敢告執機

原碑晉孫楚雁門太守牽府君碑曰君體德允直才量
高潔明鑒達於世變弘毅足以致遠聿振鴻翼於袞塵
之表卓爾先覺於擬議之前遷雁門太守教民耕戰聽
斷以情信賞必罰下服其命是以夷狄窘迫罔知所安
譬秋枯之隕晨風激電之不及掩耳也伐叛柔服威震

沙漠遺種遠迹萬里無煙烈烈君侯文武允崇少兼七
德翰飛撫戎名揚河朔威鎮漢中臨危運奇在難匪從
廻旌東麾撫司徐青截彼降賊海岱以平剖符千里爲
國干城 晉孫綽潁州府君碑曰君天縱傑邁奇逸卓
犖茂才亮拔雅度恢廓通理遠鑒之識禮樂飾身之具
固以足之於天仞冠之於搢紳出匡南位功深於爵金
龜三曜沖懷再發道光古賢風改彫僞允可謂明德宏
猷贊世之偉器者矣矯矯秀姿卓卓英韻他人之高及

肩而已邀命有數託生皇代所忝之至人知其幸況在懷情而無自識但親勤未效違離已及低徊房禁攀戀罔遺

原表宋顏延之拜永嘉太守辭東宮表曰抗志絕操筆陸謝芻代食賓士何獨匪民又爲齊竟陵王世子臨會稽郡表曰此郡歌風蹈雅旣髣髴歸於淹中春誦夏絃實依稀於河上頃者以來稍有訛替可推擇明經式寄儒職使琢玉成器無爽昔談鑄金待價有符舊說梁

范雲除始興郡表曰臣被沐恩靈棲息榮幸貶貌兢視
挺襟軫慮徒誓蠡管之誠終沈螢爝之用不悟懸景麗
天通涇潤下月緒未交鎔光再鑠脩鞠慙疑驩不及忤
且地鄰舊越甸分故楚厥壤惟腴實邦斯大將何以再
宣王猷陶奉惠渥 梁蕭子範爲蔡令樽讓吳郡表曰
全吳輿區地迫都輦譬彼西京則扶風馮翊方之洛下
則潁川河內自非時雨之政解繩之才寧可奉共理之
言承河潤之旨鄧攸廉白廼著不留之歌賀劭沈靜猶

致題門之責

陳徐陵爲始興王讓琅邪二郡太守表

曰甫離懷袖裁脫綺紈適荷隆私使膺珪組執玉不起

樞衣未勝自甘泉通火細柳屯兵旁帶戎臣頗同疆場

言瞻漢草乃曰中州遙望胡桑已成邊郡誠復居藩體

國應思馬駿之功論地惟親宜慕蕭彰之勇 陳江總

爲衡陽王讓吳郡表曰芝泥馳印發命開函

缺

潁之誠

夏霜易實兢惶之至春冰可涉臨淄回軾即事何取廣

川無聲頗知自匹

增楊廷秀知常州謝表曰頃從山

水之縣入陪鵷鷺之班心乎愛君而直前慨然臨事而
妄發尋將母以告歸乃拜州而得請憩公幹漳濱之身
三年於外易獨孤常州之任再命滋恭惟郡邑先惠養
之治所願盡心使田里無愁恨之聲庶乎報上 吳永
叔知隆興府謝表曰法度堯禹典則舜文數引公卿欲
聞四方有水旱盜賊之奏親問守相要使庶民無歎息
愁恨之聲臣所領州在大江南界荆揚域向也物華民
富今焉地大國貧矧帥權分隸於九江而侯度僅頒於

八縣然臣嘗閱漢輿圖數唐職貢或治南昌賜侯王之
印或分西道專採訪之權雖曰地雄亦因人重今乃眷
玉隆之散吏就銅虎之左符臣已於月日到府上訖紫
馬朱衣雖動千里湖山之色玉珂金鑰尚思五更京闕
之朝 朱熹潭州謝表曰臣迂疎末學憂患餘生得陪
香火之班豈復冠紳之念况學兼嶽麓脩明遠自於前
賢而壤帶洞庭鎮撫近煩於元老俾承二任孰稱萬分
茲蓋文明出治仁孝保邦謂臣有討古之勤以臣懷澤

物之志假之師帥之職責以治教之功敢不仰佩訓辭
俯殫學力雖驅馳靡及唯知趨事之誠或黽勉不前願
遂歸田之請 真德秀知福州謝表曰伏念臣孤忠自
信獨立無朋先輟玉堂之廬俾司曹計復滌丹書之籍
旋付藩條兩朝二紀之遭逢一節四麾之赫奕重臨郡
寄僅閱歲暮冰檠自將粗謹酌泉之誓繭絲是戒少寬
竭澤之嗟方生意之寢還視初心而尤慊幸值陰霾之
披豁恍瞻麗景之昭融獲於茲晨與在親擢侯度未脩

豈堪牧伯之命里門在望實均父母之邦當上下泰通
之期布朝廷寬大之令慨屬部創痍之未復考比年俶
擾之所由政苟安恬寧有馭輿之馬吏無侵枉誰爲遊
釜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臣欽承詔旨思體聖情志
或得行詎有禁闔淮揚之間職當自效願惟願川渤海
之師

原教梁簡文帝復臨丹陽教曰昔越張脩猛用弘美績
邊延善政實著民謠吾沖弱寡能未明理道猥以庸薄

作守京河將恐五袴無謠兩岐難頌思立恩惠微宣風
範丘遲永嘉郡教曰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
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曝背拘牛屢空於畎畝績麻
治絲無聞於室巷其有耕灌不脩桑榆靡樹遨遊鄽里
酣醺卒歲越伍垂鄰流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壁獨立
高慙仲蔚而三徑沒人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龔遂之
移風任昉爲齊竟陵王世子臨會稽郡教曰富室兼
并前史共蠹大姓侵威往哲攸嫉而權豪之族擅割林

池勢富之家專利山海至乃水稱峻巖巖我君后崇墉
增仞內通神明出符大順火炎崑岡神嶽崩潰蘭艾同
燼玉石俱碎哲人遭命哀有餘慨 陸倕未至潯陽郡

教曰第五倫之臨會稽躬斬馬草鄧伯道之泣吳郡自
運家糧故能使吏作頌歌民胥興詠太守薄德謬叨龜
組竊願巴祗閭坐接客思匹吳隱被絮對賓常藥自隨
式贍無遠單車入境竊所庶幾舊須發民治道及戍邏
榆樵採諸如此類悉皆省息 又云太守家本諸生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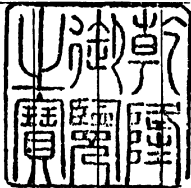
膺典紀光武靈臺之籍較涉根基張華聚土之書略見
庭戶貴郡圖載具存方策校以山經參諸括象原野城
寺宛在心目龍泉鶴嶺不易窮登所撰郡圖可勿親用
公孫陞戟旣似井蛙延壽執戈實同兒戲

原銘晉傅玄江夏任君銘曰君承洪苗之高胄稟岐嶷
之上姿質美珪璋志邈雲霄景行足以作儀範柱石足
以慮安危弱冠而英名播於遐邇拜江夏太守內平五
教外運六奇邦國乂安飄塵不作銘曰峨峨任君應和

秀生如山之峙如海之渟才行闡茂文武是經羣后利
德泊然弗營宜享景福光輔上京如何夙逝不延百齡
宋傅亮故安城太守傅府君銘曰爰自漢季以及晉
朝高明遠德係軌於時貞風亮節流聲累葉君承世德
之芳流蕩二象之淑靈含章蘊粹佩蘭藉蕙韋帶飯蔬
朝不及夕不以棲遲改其閑不以隱約回其操楊生所
謂久幽而不改隨和之德者其斯之謂歟棲心古烈擬
踵前脩淹留孔老宛然內求於言中倫庸行歸周神之

聽之匪明匪幽

原章梁簡文帝爲王規拜吳郡太守章曰臣今願斂社
後思循牆所忝示山河而形勝顧浮橋而不見蒼鷹一
遊望仙掌而逮然方當駕吉祥之車入句吳之地驅緹
扇之馬撫奉德之鄉製錦何階棼絲方始 陸倕授潯
陽太守章曰鏤冰雕脂不見大龍之象課虛叩寂寧聞
駕辯之音徒荷容蓋空班推擇不能使府庭生梓橫閣
誦經俯睨朱輜仰瞻繒蓋漏上嚴辦伏軾多慙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三